



麥難民

直擊 報道
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，食肆無法通宵營業，昔日以快餐店為家的「麥難民」失去容身之所，加上近日酷熱天氣來襲，大批露宿者、失業人士不惜長途跋涉，移師到香港國際機場吹着冷氣借宿一宵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深夜直擊機場，旅客已絕跡，但每個角落都有無家者的身影，人人自願自隔位而坐，然後旁若無人呼呼大睡。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各有鬪街的原因，其中衣着乾淨斯文的賴叔予人與眾不同的印象，細問下他將自己坐擁6間餐廳、賣燒肉賣到衝出香港的「威水史」娓娓道來，可惜多年築起的生意王國終淹沒在賭海中，他警世一句：「千祈唔好賭錢，我就係爛賭先至鬪街！」

●圖/文：香港文匯報專題組

●機場變成無家者的避暑天堂。



「機場難民」視頻

文匯報

WEN WEI PO
www.wenweipo.com

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
獲特許可在全國各地發行

2021年5月 4 897001 360013
26 星期三 辛丑年四月十五日 廿五芒種
幾陣驟雨 日間酷熱
氣溫26-33℃ 濕度65-90%

港字第25992 今日出紙4疊8張半 港售10元

文匯報 | 香港仔
爆料專線
(852)60668769
60668769@wenweipo.com

避暑避疫也避世 麥難民機場續夢

賭輸身家老闆剛出入境大堂 等公屋成生存希望

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香港國際機場直擊最新狀況，乍見疫下機場失色不少，全晚僅十來班航班升降，旅客疏落。過去人聲鼎沸的出入境大堂，這晚被二三十名疑似無家者佔據，集體鼻鼾聲此起彼落，難以想像先進摩登的機場已淪為無家者的避暑天堂。

拒絕用生果金租屋

68歲的賴叔攬着一個不大不小的背囊抽出兩張來回車票懷緬過去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打開話匣子：「係去西藏的車票嗎。」賴叔回答：「係呀，已經係兩年前的車票，好耐無去旅行了。」

賴叔很嚮往旅遊，雖然每月靠3,000多元生果金維生，但他仍節衣縮食儲錢去旅行，「以前我每年去廣州再搭火車到西藏，回來800幾蚊車費，當地住青年宿舍25蚊一日包食，全程都係千多元旅費。」

俗語說「有錢就是任性」，但無錢的賴叔也任性得起。為了去旅行，他寧願鬪街慳返筆錢，「點會攞僅餘的生果金去租屋咁笨？我只係想保持僅餘的尊嚴，情願鬪街，都接受唔到劊房、籠屋咁差嘅居住環境。」

賴叔表示，「以天為被，以地為席」的自由鬪街生活並不丟臉，只是在疫情下，漫漫熱夜最熬人，「無得去麥當勞過夜，天橋底、公園我都鬪過，但呢幾日實在太熱，頂唔順先過來機場，好彩我有兩蚊乘車（巴士）優惠，否則就太貴了。」

賴叔每晚在機場過夜，天光就乘車到東涌或青衣一帶流連，「去吓麥當勞坐一陣，之後去附近公園沖涼，三餐食包食杯麵乜都得，入夜後就返來機場，一日好快過。」

機場相對公園環境衛生，無蚊蟲，又有冷氣，惟機場保安會定期巡邏，遇見躺臥長椅上的逗留者會阻止，賴叔說：「雖然淨係可以坐，唔好畀阻，但有瓦遮頭已經好好。」

賴叔直言，自己身為露宿者，已和昔日朋友斷絕來往，偶見記者搭訕十分高興，即暢所欲言把自己的故事娓娓道來，語重心長說：「千祈唔好賭錢，我就係爛賭先至鬪街！」

風光時擁六間餐廳

原來，賴叔年輕時是老闊級的人物，從廚房工人做到成為餐廳老闆，並將自創的燒肉飯賣到台灣，最風光時手持6間餐廳。惟一切來得太輕易，令他不慎墜入賭博的泥潭，終生難以抽離。

「後生時，我收工就去賭，從麻將到百家樂，從香港到澳門，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揮霍得精光。」賴叔攤手笑道，當年自己完全被紙醉金迷的虛榮和無盡的慾望所吞噬，「輸光了就去碌卡套現，無錢仲要繼續買努力士！」說着，他從錢包裏抽出幾張過期的信用卡，「我最多曾開過18張信用卡，花錢似倒水。」

以樓抵債 乜都輸晒

這種糜爛的生活持續了大半生，十多年前妻子身故後，賴叔仍不知悔改，直到債的人找上門來，惟有用樓抵債，「啱家乜都輸晒，只有百病纏身。」賴叔因為常年煙酒不離，如今喉嚨及眼睛都患有疾病，他歸咎是自作孽，「自己選擇的路，自己就要承擔後果，就算身在外國的女兒早已發達，我也堅持唔講自己處境，更加無擺佢一毫子。因為我已經傷害家人好深，唔可以要求乜嘢。」

曾經腰纏萬貫，如今賴叔落得一無所有，一個背囊、一把雨傘，和一個裝着「馬經」的膠袋走天涯，唯一給予他生存希望是政府早日編配公屋給他，臨別前他又向記者展示申請表，「排吃兩年幾，睇吓點囉！」



●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，香港國際機場每個角落都有無家者的身影。

露宿者飆兩倍 宿位僅增26個

根據社署統計數字，截至去年底全港有1,500名露宿者，較2011/12年的511人上升近兩倍，然而獲政府資助的露宿者宿位僅從2011/12年的202個，上升至最新的228個，宿位嚴重供不應求，且每名露宿者最多只能居住這些宿位半年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呼籲，政府將露宿者居住時間延長至兩年。

避所限時開放 不合宿者所需

近日天氣酷熱，政府的夜間臨時避暑中心也未貼近露宿者所需，吳衛東說：「政府每日下午4點半根據天氣情況決定當晚是否開放避暑中心，就算開最快晚上10點半才開放，為何不能5點半甚至7點開放，讓露宿者能早點避暑休息？」不僅如此，避暑中心內沒有鎖櫃，也沒有浴室，僅提供廁所。

吳衛東認為，「無論他們因為什麼原因選擇或被迫露宿，他們都是弱勢群體、邊緣社群，都需要社會的關懷。」他希望政府在疫情下，不要遺忘這班弱勢社群。

已登記露宿者人數及可供露宿者申請宿位

	2011/12	2012/13	2013/14	2014/15	2015/16	2016/17	2017/18	2018/19	2019/20	2020/21
登記露宿者人數	511	595	746	825	896	924	1,127	1,297	1,423	約1,500*
政府資助宿位	202	202	202	202	202	222	222	222	222	228#
自負盈虧宿位	436	397	397	397	397	397	408	408	418	不適用
宿位總數	638	599	599	599	599	619	630	630	640	不適用

*截至2020年12月31日 #今年3月增至228個

●資料來源：社署

慳租省車費 清潔保安宿機場

借宿於機場的人不全是露宿者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追訪多名機場留宿者，發現部分是機場清潔工或東涌返工的低薪工人。他們挾帶「家當」，也有人輕裝上陣，甚至有人胸前掛着工作證。他們雖然全部都拒絕受訪，但根據他們的片言隻語拼湊出低薪族悲歌——唔夠錢租屋，鬪機場慳返交通費和租金。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表示，新冠疫情下香港各界損失慘重，失業、減薪的人比比皆是，其中不少就因負擔

不了房租而成為了露宿者，另一方面一些本來居於內地，在控關前返港，但收入不足以應付租金而被迫成為露宿者。

「做到邊就鬪到邊」

吳衛東解釋，「其實機場露宿者並非都是無業者，有一些在東涌等地區從事保安、清潔貨運等工作的人，做到邊就鬪邊。」這些人平日就在公司附近露宿，周末日則來到機場，「食機場冷氣充足，又可以充電、仲有WiFi上網，

洗手間也寬敞衛生，最重要的是坐在椅子上不會被趕走。」同時，有個別機場從業人員乾脆在機場休息，省卻不少租金開支。

他透露，受失業、減薪及控關等因素影響，香港露宿者驟增，加上麥當勞等快餐店不准24小時營業，「麥難民」無處容身。根據統計，2018年香港共有448名露宿者住在各個24小時快餐店，「麥當勞去不了，自然有去公園、天橋底以及機場等地方的。」